

1

任性的小女孩儿



现在 我能够确定 如何在不破坏她情绪的情况下 让她服从我的意志、接受我的训练指导，将成为我最大的难题。如果任由她的性子继续下去，我想我的教育工作将很难进行。

1887年3月3日，我怀着激动又忐忑的心情来到了位于美国南部的塔斯甘比亚——海伦·凯勒的家乡。迎接我的是海伦的父母，他们兴奋地告诉我，早在前两天，他们就派人在车站等我了。而那时，最让他们心疼又头疼的海伦还在家里撒野呢。

通往海伦家的路上，风景怡人，让人的心情也不免宁静爽朗了许多。不过，即使风景吸引了我的眼球，我的心里却还是在揣测着海伦将是一个怎样的孩子。

当走近海伦家的时候，我远远看见一个小女孩儿站在门口，似乎有些焦躁不安。凯勒上尉说：“瞧，那就是海伦。她似乎察觉到我们在等什么人了，我们在准备去迎接你的时候，她就一直激动不安。”

我刚刚登上台阶，海伦就猛地向我扑过来，如果不是她的父亲站在我背后，我可能就被她那股冲劲撞倒了。她用手触摸我的脸，我的衣服，还把我的包拿过去并试图打开。那个包不是很容易打开的，她小心翼翼地寻找是不是有锁眼。当她发现锁眼之后，转过身来指着皮包，向我做了个转动钥匙的手势。

这时，她的母亲阻止了她，用手示意她不要动我的

包。当她母亲试图从她手里拿回包时，她发怒了，脸瞬间变了颜色，涨得通红。

我只好将手表摘下来，放到她手里让她玩，以此转移她的注意力，这样她才平静下来。

我们一起上了楼，我打开包，她很急切地仔细检查，大概是想找什么吃的东西，也许是别的客人来访时，总是给她捎带一些好吃的东西，所以她就养成这种习惯了吧。

我指了一下客厅里的箱子，又指指我自己，然后点点头，做了一个表示吃的动作，再点点头。她立刻就明白了，立即跑下楼去，用很夸张的手势语告诉她的妈妈：皮箱里有好吃的东西。

当她再跑回来时，我正在整理箱子。她把我的帽子戴在了头上，站在镜子前面，一会儿把头歪向这边，一会儿歪向那边，好像她真的能看见一样，那副调皮的模样，滑稽又机灵。

海伦的身体很健壮，面色红润，像一匹无拘无束的小马驹。她的样子并不是我原先想像中的那样——苍白、脆弱，略带些神经质。我知道这种形象的产生是受豪博士的影响，他对刚入帕金斯盲人学校的盲女孩儿劳拉·布里奇曼的样子就是这样描述的。而海伦却显得精力充沛、生机勃勃。她的母亲告诉我，自从那场使海伦又盲又聋的疾病之后，她就再没病过一天。

海伦有一张漂亮而显得聪明的脸，但也许是因心中黯淡，有些缺乏灵气，缺乏感情，或者其他的什么东西。她的嘴巴很大，不过很好看。你一眼就能看出她是盲人，因为她的眼睛一只大一只小，并且明显地向外凸出。

她性情冷漠，对任何人的爱抚都很不耐烦，当然，除了她的母亲。人们难得见到她的笑容，我来之后，只见过一两次。她脾气暴躁，很任性，能管得了她的只有她的哥哥詹姆斯·凯勒。

接触了几天，我发现海伦真的很顽皮。那天我写信的时候，她总是在一旁捣乱。她不时地跑到我身后，一会儿把手伸进墨水瓶，一会儿把手放到纸上，弄得信纸上满是墨迹。

为了不让她再打扰我，我便把启蒙训练的珠子拿出来，教她玩串珠游戏。她的注意力很快被吸引过去，她学得快极了，手脚很麻利，很快就将木珠和玻璃珠子按规则交替变化着穿了起来。完成之后，她把绳子两头结在一起，然后把珠子挂在脖子上，就像戴项链一样，样子看起来十分可爱。这个游戏一直吸引着她玩到午餐时分，这期间，她不停地把珠子拿到我面前，问我是不是串得很好。

我渐渐地发现，海伦是一个聪明可爱又可怜的孩子，但性格却十分的野蛮难驯。对于我的意志，她并不

服从，除非有让她感兴趣的事物吸引她，否则很难让她听话。

现在，我能够确定，如何在不破坏她情绪的情况下，让她服从我的意志、接受我的训练指导，将成为我最大的难题。如果任由她的性子继续下去，教育工作将很难进行。要开展我的工作，让她学会合理的服从应该是当前最重要的事。

2

见缝插针的第一步



我摇摇头，并没有把布娃娃给她，而且还想用她的手指再拼出些字母来。我紧紧地把她按在椅子上，直到筋疲力尽。我意识到这样挣扎是没有用的，现在的关键是扭转她的情绪和想法。

像一般的孩子一样，海伦总是那么活泼好动，几乎没有片刻的安宁。她就像一只永不知疲倦的小蝴蝶，一会儿飞到这儿，一会儿飞到那儿，到处都是她的身影。她喜欢摸任何一样东西，但却没有一样东西能让她长久地集中注意力。可怜的孩子，她不安静的灵魂在黑暗中摸索。她没有受过教育，不知满足的双手破坏着一切她能触摸到的东西，因为她不知道用这些东西还可以干些什么。

那天，我让海伦帮我打开箱子。当她找到帕金斯学院的盲女孩儿们送给她的布娃娃时，她兴奋地手舞足蹈。我突然发现，这应该是教她第一个单词的好机会。

我在她手上用字母拼写了“d-o-l-l”（布娃娃），指指布娃娃又点点头，这是她自己用来表示“拥有”的动作符号，不管什么人给她什么东西，她总是先指指东西，再指指自己，然后点点头。

我看出她有些困惑，便重新拼写这些字母。她也开始模仿着拼写，而且拼写得完全准确，还朝布娃娃指了指。我又重新拿回布娃娃，让她再拼写一遍，拼写对了便还给她。没想到，她以为我要拿走布娃娃，立刻就恼

了，紧紧抓住布娃娃，试图夺回去。

我摇摇头，并没有把布娃娃给她，而且还想用她的手指再拼出些字母来。我紧紧地把她按在椅子上，直到筋疲力尽。但我意识到这样挣扎是没有用的，现在的关键是扭转她的情绪和想法。于是我放开了她，但并没有给她布娃娃。

于是我下楼取来一些她喜欢吃的蛋糕。我先示意给她，然后又在她手上拼写“c-a-k-e（蛋糕）”，她马上伸手要把蛋糕拿走。我没有给她，在她手里又拼写了一遍单词，然后轻轻拍了拍她的手，她很快地重复拼写了一遍。我立刻将蛋糕放在她手里，而她就像一只饥饿的小虎一样，几口将蛋糕吃掉了。我猜她是怕我把蛋糕再拿走。

我顺势又向她示意了布娃娃，接着又拼写了一遍单词，这次她照做了。不过，她只拼写出字母“d-o-l”，我再接着加了一个“l”，就把布娃娃给了她。她接过布娃娃，迅速奔下楼去，这一整天就再也无法使她回到我的房间了。

海伦很聪明，那天我教她做缝纫卡，她很感兴趣，很快就学会了，而且做得很好，我便借机拼写了“card”（卡片）一词。而海伦只拼写了“c-a”便停下来了，然后做了一个吃的动作，又将我向门口推，并指指楼下。

我想，她是想起了蛋糕，因为蛋糕的前两个字母也是“c-a”，这是我前几天教给她的。不过，我觉得她还不知道蛋糕是一个东西的名字，于是我把“蛋糕”一词拼写完整，同意了她的要求，她很高兴。

为了让海伦能够更明确我行为的含义，我想利用这个机会做一下训练。我在她手上写了“doll”一词，并做出找的动作，她通过触摸知道了我在找布娃娃，便向楼下指了指，我知道，她是在告诉我布娃娃在楼下。

我做动作，示意让她去拿。她走了几步，然后就有点儿犹豫，显然在想要不要去，最后她决定让我自己去拿。我摇摇头，又在她手上用力地写了一遍“d-o-l-l”，然后为她打开门，但是她很倔强地表示拒绝服从。于是，我拿走了她没有吃完的蛋糕，并表示用布娃娃换蛋糕。她显然生气了，脸涨得通红，但她实在不忍放弃这块可口的蛋糕，还是跑下楼拿来了布娃娃，并与我交换了蛋糕。这之后，她就不来我的房间了。

3

海伦的心理状态



我想，能够使她转变并快乐的惟一方法就是与她的心灵进行沟通。但面对野性十足的海伦，我该从何下手呢？

在这几天共同生活的日子里，我对海伦做了全面的观察。我发现，因为海伦的残疾，无奈之中，她的父母给了她太多的爱护和娇纵，渐渐使她养成了肆无忌惮、过分散漫、无拘无束的性格，这是海伦最大的问题。

她生活在无边的黑暗之中，根本不理解什么是感情，别人更无法从她身上找到一丝温柔。她分辨不出是非好坏，她任意妄为、毫无顾忌。她很想知道周围发生的一切，知道人们在想什么、干什么，然而她却看不见、说不出，更参与不上。她为这一切感到苦恼焦躁，她只能靠发脾气来发泄她的不愉快。她大声叫嚷，又踢又跳，直到累得再没有闹的力气，才肯罢休。

一天，海伦饶有兴致地在玩她的新娃娃，我想这应该是强化她记忆的好机会，于是我又将她的另一个娃娃抱过来放在她的膝上，然后在她手上拼写“d-o-l-l”。她依旧是一副困惑的表情，但我想，慢慢来总会达到目的的。可谁知，刚重复写了几遍她就耐不住性子，烦躁起来。只听“当”的一声，她的新娃娃被她砸在了地板上。似乎像出了一口恶气一样，她的表情没有任何的惋惜和懊悔。可以想像的出，她当时因为无法理解我

的意思而产生的情绪是多么的焦躁烦闷！

这不禁让我想到了自己，我也曾有着像海伦一样旺盛的斗志和坚定的反抗精神。当我因家庭破坏、疾病缠身不得已被人收养时，当我从贫穷、肮脏的救济院生活中走出来时，也曾经是刚愎任性、不服管教的，但当我到帕金斯学院读书以后，我的性格却完全改变了。是温柔的莫美丽老师和慈爱的宿舍管理员霍普金斯太太改变了我，我一直视她们为最好的朋友和亲人。

莫美丽老师是全校最优秀的教师。她性格细腻，总能从人的内心发掘出人性的美好和优良的品质。我常常故意给大家制造麻烦，每一次都让人十分恼火。当我再一次捣蛋后，大家终于气愤得忍无可忍，这时莫美丽老师挺身而出为我辩护：“她身上有创造奇迹的魄力，她有深切的爱心，只要我们能够深入她的心灵，正确地加以引导，就一定能开启她的才智，取得惊人的成就。”我知道，她是最理解我的人，因为她能感觉到我任性暴躁的性格完全来自我对看不见的事物的困惑、气愤和恼怒，她知道我最需要慰藉的是心灵。

而霍普金斯太太是一位充满爱心的慈母，她到帕金斯学院来工作纯属是一种义务奉献。她在我最困难的时刻主动提出做我的监护人，从此，我有了温暖的“家”。我亲眼见到霍普金斯太太时，是在我16岁那一年，我的眼睛接受了复明手术。我清楚地记得，当时她慈母般

充满爱怜的目光像一束阳光温暖了我的心灵。她完全将我当做她可爱的女儿一样照顾，常常把我打扮得像漂亮的小公主，然后带着欣赏般的神色夸赞着我。

在帕金斯学院读书期间，我得到了许多人的特别关爱，像校长阿拉格诺斯、校董事会主席等等，都给了我许多关心和照顾。正因为有了他们，我的学业才得以继续。

我曾经与盲聋哑人有过交流，那是帕金斯学院的劳拉·布里奇曼小姐。她对入总是很冷漠，古板得要命，但只要感受到我的手语，她就会表现得十分高兴。虽然学院里的人都能用手语跟她交谈，但只有我的手语她才最喜欢。

在来海伦这儿之前，我就试着从劳拉身上找到教育海伦的点滴希望。可海伦和劳拉毕竟有很多不同：劳拉心智已开，而海伦当时仍处在混沌黑暗之中。

就像海伦多年后对她当时心理状态的描述——她说自己就像在茫茫大雾中航行的船，既没有指南针，也没有探测仪，只能靠感觉摸索着前进。她生活在完全封闭的自我意识中，她没有意志，也没有理智，更没有思考能力，她就是“乌有之国的幽灵”。她能够意识到在她的生活中有许多东西和事物，她发现自己与别人是不同的。她渴望了解她不能理解的一切，她总是在两个人之间站着，用手指触摸他们说话时的嘴唇，之后便开始模